

东坡全集

第一函
第十一册



東坡集卷之五

論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

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肯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尙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

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
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
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
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
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柰何以
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
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
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
焉而爲天下笑也



蘇軾詩集卷五

兩刻本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
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
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
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
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
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
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
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

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留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

原书缺页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

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
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
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
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
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
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
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

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
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
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
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
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
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
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
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

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
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
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
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
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
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
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
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
其所以爲子房歟

一、出當新創，如我開辦，自手高，即為然，具以之。